

金陵春梦后传

李帆 编
延边人民出版社



金陵春梦后传

李帆 编

延边人民出版社

【吉】新登字 08 号

金陵春梦后传

李 帆 编

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第十三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994 年 8 月第 1 版

ISBN 7—80508—978—7/Z·80

印数：1—8，100 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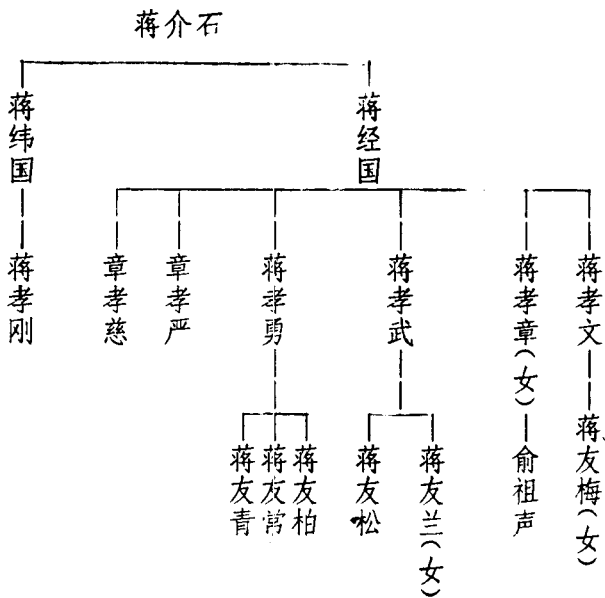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 印张 15.8 万字

199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7.00 元

蒋家四代谱系表



引 言

天苍苍、海茫茫，风吹浪高两岸长；
山河在，故人亡，相思一曲愁断肠。
往事已成空，
还如一梦中。

往事如烟，蓦然回首，人们惊异地发现：曾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 60 余年，参与甚至导演了几乎全部影响现代中国发展进程的重大事件、统治大陆 20 余年、独霸台湾 40 载的蒋氏家族，最近几年在台岛政坛上近乎销声息影，往昔的权势与显赫已云消雾散，完全失去了左右台岛政局的地位。

那么，人们不禁要问：推行典型的封建世袭制的蒋氏中断了家族统治，把政权拱手让出？此后，蒋家成员的命运，如政治生涯、日常生活和归宿又如何？针对这些问题，本书据实对蒋家四代全部成员的情况分别进行了详细介绍，勾勒了蒋家日薄西山及春梦一觉到晚秋的一幅景象。

目 录

蒋家四代谱系表

一、一代枭雄魂落草山——蒋介石

蒋介石下野与败退台湾·····	2
退台初期的蒋介石·····	11
“改造”国民党·····	17
吴国桢事件·····	21
孙立人事件·····	27
蒋介石与美国的关系·····	34
“终身总统”·····	41
蒋介石、宋美龄日常生活点滴·····	50
蒋介石辞世与宋美龄离合赴美·····	59
宋美龄回台的前前后后·····	66

二、太子登基难圆父梦——蒋经国

“太子”的崛起·····	78
从“国防部副部长”到“行政院长”的蒋经国·····	87
迈向“总统”宝座的蒋经国·····	93
“政治革新”·····	103
访美遇刺·····	115
蒋经国的领导作风与个人生活·····	119
蒋经国之死·····	129
贤妻良母蒋方良·····	133

三、世子已丢蒋家天下——蒋纬国

出掌装甲兵部队·····	146
潜心“军事战略”的教学与研究·····	150
从“联勤总司令”到“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	155
竞选风波·····	162
身世之谜与家庭生活·····	171
严斥“台独”企盼统一·····	179

四、皇孙求生各奔东西——孝字辈

病魔缠身的蒋孝文·····	186
孝顺女儿蒋孝章·····	189
引人瞩目的蒋孝武·····	190
工商界巨头蒋孝勇·····	199
蒋纬国之子蒋孝刚·····	205

五、才干骇俗却未“归宗”——章孝严和章孝慈

尚未“归宗”的蒋家第三代·····	207
台“外交界”风云人物章孝严·····	211
教育界“明星”章孝慈·····	217

六、前途未卜不袭家荫——友字辈

蒋家在台大事记·····	222
主要参考文献·····	260



一代梟雄魂落草山——蒋介石

蒋介石下野与败退台湾

1948年底，国民党在全中国的统治已接近油尽灯枯的地步，长江以北丧失殆尽。杜聿明集团30万人被解放军围在淮海战场，傅作义华北“剿总”的60万大军也被困在北平、天津、保定、唐山、张家口等几个大的孤立据点中。这两大战场的解放军均已稳操胜券，国民党军队则唯有坐以待毙。不仅如此，对国民党来说，长江以南也危在旦夕，覆亡命运必不可免，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胜利指日可待。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与气氛下，中华民国“总统”兼国民党总裁蒋介石迎来了1949年的元旦。

元旦前的除夕，蒋介石在南京黄浦路的总统官邸举行晚宴，招待国民党党政要员。到会的有副总统李宗仁，行政院长孙科，立法院长童冠贤，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以及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张群、陈立夫、谷正纲、张治中、邵力子、张道藩、蒋经国、王世杰、王宠惠、范予遂、肖同兹、贺衷寒、吴铁城等40余人。

虽说总统府火树银花，彩灯耀眼，但映照出的与会者的面孔却个个阴沉沉，全无往日的乐观与倨傲。他们明白，这恐怕是蒋家王朝在大陆举办的“最后的晚宴”了。饭后，蒋介石打破了宴会的沉闷，以低沉的语调宣布了一件事情：“现在局面严重，党内有人主张和谈。我对于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不能不有所表示。现拟好一篇文告，准备在

元旦发表。现在请岳军先生朗诵一遍，征求大家意见。”接着，张群开始念文告。这份文告洋洋数千言，旨在“求和”，但提出了先决条件，即愿在维持国家“宪法”、保持民主宪政、保障军队等条件下与中共和谈，实则仍想维持国民党的“法统”。

文告中有一段话当场引起了不大不小的风波。原文是这样的：“只要和谈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而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准，则我个人更无复他求，……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

张群念毕，李宗仁表示“并无不同的意见”，CC派骨干分子谷正纲、张道藩却发言反对发表文告，认为这段话表示蒋将下野谋和，会对士气人心发生重大影响。谷正纲还号啕大哭，坚持要删去最后的两句话。范予遂、肖同兹等则表示相反的见解，结果双方发生激烈争论。蒋介石见此火冒三丈，破口大骂道：“我并不要离开，只是你们党员要我辞职；我之愿下野，不是因为共党，而是因为本党中的某一派系。”接着告诉张群，有关他下野的一句话必须列入，说完愤然拂袖而去。第二天，元旦文告遵蒋介石之嘱按原文公开发表。

蒋所说的“本党中的某一派系”，在场的人都十分清楚，指的是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系。他把罪责归于桂系，

并非无的放矢。蒋桂矛盾由来已久，而今已是难以调和了。

自从抗日战争取得胜利，蒋介石重启内战战端以来，国民党军队屡战屡败，国民党内的腐败也一日甚于一日。这种情形使得一向支持蒋介石的美国政府忧心忡忡，预感到继续扶持蒋恐怕是徒耗心血，不如换马。于是美国人开始暗地向李宗仁频送秋波，酝酿着倒蒋扶李。在美国人的支持下，李宗仁、白崇禧开始了向蒋介石的挑战。1948年春，李宗仁不顾蒋介石的反对和高压，坚持参加副总统竞选，战胜了蒋介石支持的孙科而当选。美国政府对这一选举结果很高兴。随着形势的不断演化，蒋介石政权急剧没落，因而到1948年下半年，美国倒蒋扶李的活动便开始由幕后走向前台，并一天天地紧锣密鼓起来。桂系与之密切配合，发出了要求蒋介石下野，与中国共产党重开和谈的呼声。在这年的12月，白崇禧到南京与李宗仁会晤，认为仗已经打不下去了，早和早有利；要打开和谈局面，只有促请蒋介石下野，因为共产党不肯以蒋介石为谈判对手。李宗仁表示同意，认为目前形势下，除此之外别无上策。

对桂系想以和谈逼他下野，蒋介石心里明镜似的，他也风闻美国在这个问题上支持桂系，并作了公开表示。蒋介石当然不能坐以待毙，为了应付这种局面，挽救其濒于倾覆的政权，他做了种种安排。一方面派夫人宋美龄出访美国，希望夫人外交能取得美国人的好感，得到美国的紧急援助；另一方面预留后路，为一旦下野后能东山再起进行各种准备。万没想到，一向与美国各界交往颇多、且深

为一些美国政要喜欢的宋美龄，这次去美国却碰了一鼻子灰。在美国，宋美龄没有受到以往那样的隆重欢迎，华盛顿没有给她铺红地毯，没有邀请她在白宫过夜，也没有邀请她向国会发表讲话。美国总统杜鲁门和夫人在会见宋美龄时，只给了她半小时陈述自己的请求。宋请求美国发表支持南京政府反共救国的正式宣言、派高级军事代表团来华以及提供 30 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对此，杜鲁门毫不客气地予以拒绝，他说：“美国只能付给已经承诺的援华计划的 40 亿美元，这种援助可以继续下去，直到耗完为止，美国不能保证无限期地支持一个无法支持的中国。”这样，宋美龄访美之行一败涂地。她愤然地离开华盛顿，到纽约孔祥熙家的别墅隐居起来，从此再未踏上过大陆。1950 年 1 月 13 日，她去台湾与败退到那里的蒋介石团聚。

宋美龄访美期间，蒋介石天天与她通话，盼望美国政府能回心转意，伸出援助之手，帮助他继续同共产党、同桂系势力较量。可叹一无所获。下野几近定局，蒋只好正视现实，实施下一步计划，其中尤注意着手经营台湾。1948 年 12 月 24 日，新任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手持白崇禧的电报面见蒋介石。电报要求蒋做到这样两点：“（一）相机将真正谋和诚意转知美国，请美、英、苏出面调处，共同斡旋和平；（二）由民意机关向双方呼吁和平，恢复和平谈判，双方军队在原地停止军事行动，听候和平解决。并乘京、沪、平、津尚在吾人掌握之中，迅作对内外和谈部署，争取时间。”这封通电措辞和缓，呼吁和平，但在蒋看来，逼宫之

意已不加掩饰。与此同时张群又来报告，说程潜也发表了通电，要求蒋下野以利国共和谈。面对这种种逼迫，蒋立即让吴忠信发表陈诚为台湾省政府主席的任命。陈诚是蒋的亲信，曾任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抗战胜利后被蒋派去经营东北。辽沈战役前去职，此后一直以养病名义住在台湾，实际是蒋布在台湾的一着棋。在此内外交困之际，蒋介石宣布这一任命，即是安排后路，为退守台湾做准备。据李宗仁回忆：“此次新职突然发表时（台湾）前主席魏道明事前竟毫无所知。陈诚得令后，立即自草山迁入台北。三十八年（1949年）一月五日便在台北就职视事。行动的敏捷，为国民党执政以来所鲜见。由此可知蒋先生事前布置的周密。”

正是在上述形势之下，蒋介石于1949年元旦发表了求和文告，准备下野。同日，蒋介石在总统府召集文武官员进行团拜，之后找来李宗仁谈话，表示自己不能再干下去了，但在走开以前必须有所布置，以利于李的接手。蒋介石布置了些什么呢？他一方面调整了人事安排，尤其是加强在台湾的嫡系力量。1月18日，发表陈诚兼任台湾省警备总司令，彭孟緝为副司令，蒋经国任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3月，陈诚又兼任了蒋经国的这一职务。行政院还电令中央驻台各机构由陈指挥监督。这样一来，就使陈诚总揽了台湾的党政军一切大权。另一方面，蒋介石下令把国库中所有黄金、银元、美钞运到台湾，并让中央银行、中国银行把在美国的外汇存入私人户头，以防将来共产党

的接收。此外还抢运了大量物资迁台。据李宗仁回忆，当时国库库存全部黄金为 390 万盎司，外汇 7000 万美元，白银价值 7000 万美元，各项总计约在美金 5 亿元上下。这些金钞的大部分被蒋介石运到台湾，只有一小部分没来得及运走。

1949 年 1 月 21 日上午，蒋介石约宴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院院长，正式宣布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下午 2 时，蒋介石在黄浦路官邸召集国民党中央常委临时会议，出示他和李宗仁的联名宣言：“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 49 条：‘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之规定，于本月 21 日起，由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蒋在发言中提到，在目前情况下，个人非引退不可。说话时，他的语调低沉凄凉，听者亦是黯然，谷正纲、洪兰友、张道藩等人竟至失声痛哭，全场气氛哀痛。谷正纲忽的起立含泪大声疾呼：“总裁不应退休，应继续领导，和共产党作战到底！”蒋介石以低沉语调答道：事实已不可能，我已作此决定。会后，蒋趋车来到中山陵拜谒辞别。下午 4 时许，蒋乘“美龄号”专机起飞，先在南京城上空环绕一周，向都城作最后的告别，然后飞抵杭州作短暂停留，接着回到家乡奉化溪口，“归田隐居”。

下野后的蒋介石，表面上以一介平民自居，闲云野鹤，寄情于山水之间，实际上却是隐而不退，仍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主持党的中央常委会，凌驾于李宗仁之上，控制着一切，尤其是控制军事权。他在溪口设立了 7 座无线电台，

随时指挥军队作战，到溪口向他请示各种事项的党政军大员不绝于途。他的设想是，靠着台湾的依托，在京沪杭三角地带重点设防，再根据国内形势和变化相机行事。他认为1950年一定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只要国民党能支持一年半载，美国就又会全力支援他。所以他一面重新部署力量坚守长江，确保淞沪地区，一面把李宗仁推到前台与中共敷衍和谈，以赢得时间。但是，蒋介石这一如意算盘很快便落空了。4月21日，解放军强渡长江，国民党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一夕间土崩瓦解。23日，解放军攻占了国民党的都城南京。25日，蒋介石带蒋经国到他母亲墓前辞别，并登上飞凤山顶，对故乡山水“作最后一次的眺望”，然后乘车离开奉化，到海边转乘军舰直奔上海。长江防线已失，他要去亲自保卫大上海了。

在上海，蒋介石几次召开会议，周密部署防务，并向老部下训话，给他们打气，表示要与上海共存亡。蒋经国、蒋纬国也直接上阵，分管政工和装甲部队。蒋家父子这次真的要死相拼了。怎奈大势已去，用钢筋水泥浇筑的上海“马其诺防线”在解放军的进攻面前竟一触即溃。从5月12日开始，仅10余天时间，解放军就拿下了上海城。25日，大上海回到人民的手中。此刻，穷途末路的蒋氏父子也顾不上“与上海共存亡”的诺言了，匆忙乘军舰逃离上海，在舟山群岛停留几日后，即抵台湾高雄要塞度端午节。6月21日，蒋介石又由台湾飞抵福州，部署福建保卫战。在他的眼里，如果“台湾是头颅，福建就是手足，没有福建即无

以确保台湾”。正因为如此，他要求手下官兵死守福建，确保台湾的安全，使台湾能成为反共“复兴”的基地。然而，上苍似乎不肯垂怜已陷困境的统帅，福建这一屏障台湾的重要省份不久即插上了共产党的旗帜，蒋介石的一厢情愿再度落空，“手足”终于被砍掉了。

巡视福建归来，蒋介石就在离台北市 13 公里的草山，为自己选了一所名为“士林”的别墅作为居所。他打算在此长久地住下去，还把草山改名为阳明山，以志对明代哲学家王阳明的崇信。7 月 6 日，蒋介石出访菲律宾。在这关乎国民党生死存亡的紧要时刻，他亲赴菲律宾是有深意的。他想通过这次出访达到两个目的；一是请菲律宾总统季里诺替他向华盛顿陈情，将台湾也划入美国西太平洋防区内，以此保障台湾未来的安全；二是同菲律宾联络感情，一旦台湾失守，自己也好有个栖身之处。7 月 14 日，蒋介石又率大批党政要员飞抵广州，连续召开中央常务委员会、中央政治会议联席会议。会议最后通过议案，设立中央非常委员会，作为非常时期的最高权力机关，政府一切措施必须先经非常委员会决议通过，方为有效。该委员会主席由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身份兼任。这无异于向世人宣告，蒋氏已再度从幕后走上前台，并重新恢复了个人独裁。

8 月下旬，蒋介石顾不上气候炎热，带着蒋经国由广州飞赴重庆，他又要为“保住西南这最后一个反共堡垒”而精心筹划了。在重庆住了近一个月，部署完西南防务，他又去了昆明、广州、厦门等地，所到之处不外乎召集军官

训话，为他们打气鼓劲，要求部下们不怕流血和失败，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到来。10月14日，广州、厦门失守，蒋介石大为惊恐。他预料解放军下一步势必进攻金门岛，若金门再失守，台湾和澎湖列岛恐怕难逃灭顶之灾。于是他倾全力紧急部署金门防卫战，直到解放军攻占金门受挫，他才稍稍放下悬在嗓子眼儿的那颗心。退路总算是保住了！

东南沿海失守以后，国民党在大陆的残余势力只保有西南一隅了。11月14日，蒋介石带着蒋经国又风尘仆仆地从台北飞抵重庆，慰问激励将士效忠党国坚守防线。不过此时的“国军”已成强弩之末，任他鼓动如簧之舌也提不起精神了。11月30日，重庆宣告解放，蒋氏父子当日逃抵成都。成都此时已无险可守，也没有多少军队可供指挥，而且在昆明起义的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给在成都的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发来电报，要刘会同四川将领扣留蒋介石，争取做“人民政府第一大功臣”。情形万分危急，侍卫人员建议蒋介石即速从所住的中央军官学校后门撤离。蒋咬着牙说：“我从大门进来，也要从大门出去。”其实从哪个门出去都无可否认是在逃跑，这种时候蒋介石还要讲究讲究，也许是在尽力维护最后的一点尊严罢。12月10日下午2时，蒋介石在成都登机升空，向台湾飞去。没人说得清他此时心中难言的酸楚。在大陆度过的62个春秋，建立的22年的统治，数不尽的成功，道不完的辉煌，而今都成了东流逝水，过眼烟云。当晚6时30分，飞机抵达台北。蒋介石从此再也未踏上大陆半步，奉化溪口的青山绿水只能在梦